

江湖奇俠傳

田川說





I246.4
/4
552

江湖奇侠传

平江不肖生 著

舒 群 点校

下

岳麓书社

责任编辑：伍国庆
封面画插图：陈白一
书名题字：王友智

江湖奇侠传

下

平江不肖生 著
舒群 标点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展览馆路3号)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5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2次印刷
字数, 560300 印张, 17.75 印数, 100001——200000

ISBN 7-80520-091-2

I·49 定价: 3.85 元

目 录

第八十一回	宾朋肆应仗义疏财 湖海飘流浮家泛宅.....	(1)
第八十二回	述根由大禅师收徒 隐姓氏张义士访友.....	(6)
第八十三回	求放心杨从化削发 失守地马心仪遭擒.....	(12)
第八十四回	谋出路施四走山东 离老巢郑时来湖北.....	(22)
第八十五回	识芳踪水滨闻絮语 传盗警烛下睹娇姿.....	(27)
第八十六回	盟弟兄同日缔良缘 四呆子信口谈官格.....	(33)
第八十七回	敝寿筵六姨太定计 营淫窟马心仪诱奸.....	(40)
第八十八回	马心仪白昼宣淫 张汶祥长街遇侠.....	(47)
第八十九回	狗碰狗三狗齐受劫 人对人一人小遭殃.....	(56)
第九十回	夺饭碗老英雄逞奇能 造文书马巡抚设毒计.....	(61)

第九十一回	贈盤纏居心施毒計 追包袱无意脱樊笼	(68)
第九十二回	報私恩官衙來俠客 遭急變石穴遇奇人	(75)
第九十三回	練工夫霧捆峨嵋山 起交涉鐘動伏虎寺	(81)
第九十四回	射怪物孫癩子辭師 賣人頭鄧法官炫技	(88)
第九十五回	斗妖術黑狗搶人頭 訪高僧毒蛇圍頸項	(94)
第九十六回	顯法術鐵丁釘巨樹 賣風情纤手送生梨	(104)
第九十七回	鄧法官死后誅妖 孫癩子山居修道	(110)
第九十八回	紅蓮寺和尚述情由 瀏陽縣妖人說實話	(116)
第九十九回	神僧有神行鐘名鼻涕 惡鬼作惡事扛折龍頭	(126)
第一百回	誅妖人邑宰受奇辱 打衙役白晝显陰魂	(131)
第一百一回	救徒弟无垢僧托友 遇強盜孫癩子搭船	(136)
第一百二回	施巧計詐醉愚船主 救客商裝夢捉強徒	(146)
第一百三回	仗隱形密室聞秘語 來白光黑夜遇能人	(152)

第一百四回	报兄仇深宵惊鬼影 奉师命彻夜护淫魔	(158)
第一百五回	闻警告暂回红莲寺 报深仇巧刺马心仪	(167)
第一百六回	郑青天借宿拒奔女 甘瘤子挟怨煽淫僧	(173)
第一百七回	献绝技威震湘阴县 舞龙灯气死长沙人	(181)
第一百八回	柳家郎推荐真好汉 余八叔讨取旧家财	(187)
第一百九回	讲条件忍痛还产业 论交情腆颜请救兵	(193)
第一百十回	株树铺余八折狂徒 冷泉岛镜清创异教	(199)
第一百十一回	试三事群宾齐咋舌 食仙桃竖子亦通灵	(206)
第一百十二回	工调笑名师戏高徒 显神通酒狂惊恶霸	(216)
第一百十三回	游戏三昧草鞋作钢镖 玩世不恭酒杯充武器	(226)
第一百十四回	管闲事逐娼示薄怨 了宿盟打赌决新仇	(231)
第一百十五回	见本色雅士戏村姑 探奇珍群雄窥高阁	(237)
第一百十六回	展钢手高楼困好汉 挥宝剑小舍劫更夫	(247)

第一百十七回	出奇兵酒侠初建绩 盗宝器穷奴再立功	(252)
第一百十八回	追玉杯受猴儿耍弄 返赵壁叹孺子神奇	(257)
第一百十九回	失杯得杯如许根由 惊美拒美无限情节	(267)
第一百二十回	宝钗相赠红粉多情 木棍横飞金刚怒目	(277)
第一百二十一回	浑人偏有浑主意 慧大忽生慧心肠	(286)
第一百二十二回	装神灵大念消灾咒 求师傅险尝闭门羹	(293)
第一百二十三回	示真传孺子可教 驰诡辩相人何为	(298)
第一百二十四回	挡剑锋草鞋著异迹 烧头发铁匠建奇勋	(305)
第一百二十五回	老和尚演说正文 哭道人振兴邪教	(314)
第一百二十六回	老道甘心作护法 半仙受命觅童男	(322)
第一百二十七回	慷慨以赴继志称能 捆缚而来半仙受窘	(328)
第一百二十八回	遭危难半仙呼师傅 显神通妖道救党徒	(334)
第一百二十九回	喷烈火恶道逞凶 突重围神鹰救主	(340)

第一百三十回	堕绮障大道难成 进花言诡谋暗弄	(348)
第一百三十一回	春光暗泄大匠怆怀 毒手险遭乞儿中箭	(357)
第一百三十二回	救爱子墙头遇女侠 探贼巢桥上斩鳄鱼	(366)
第一百三十三回	阻水力地室困双雌 惊斧声石岩来一马	(374)
第一百三十四回	见绝技火窟救灾民 发仁心当街援老叟	(381)
第一百三十五回	忧嗣续心病牵身病 乐天伦假儿共真儿	(388)
第一百三十六回	指迷途郑重授锦囊 步花径低徊思往事	(394)
第一百三十七回	避篡夺割切一封书 怜孤单凄清两行泪	(401)
第一百三十八回	飞烈火仇边行毒计 剖真心难里结良缘	(407)
第一百三十九回	生面别开山前比法 异军突起冈上扬声	(414)
第一百四十回	祭典行时排场种种 雾幕起处障蔽重重	(420)
第一百四十一回	媚邪鬼两小作牺牲 来救星双雏全性命	(426)
第一百四十二回	一棍当前小试身手 双剑齐下大展威风	(433)

038786

第一百四十三回	黑幕高张遁去妖道 病魔活跃煞煞群雄	(439)
第一百四十四回	发孝心暗入落魄阵 凭勇气偷窥六角亭	(445)
第一百四十五回	抗暴无人气塞胸怀 倒戈有人变生肘腋	(452)
第一百四十六回	各驰舌辩镜胜于金 互斗神通水不如火	(458)
第一百四十七回	病榻旁刀挥如急雨 擂台上鏖打若连珠	(465)
第一百四十八回	见奇观满天皆是剑 驰快论无语不呈锋	(471)
第一百四十九回	小而更小数头白虱 玄之又玄一只乌龟	(477)
第一百五十回	挫强敌玄机仗灵物 助师兄神技有飞刀	(484)
第一百五十一回	遭暗算家破又人亡 困穷途形单更影只	(490)
第一百五十二回	荒岛上数言结同志 喜筵前一厄奉新人	(497)
第一百五十三回	巧计小施奸徒入网 妖风大肆贤父受迷	(503)
第一百五十四回	彼妇何妖奇香入骨 此姝淘美娇态殚人	(510)
第一百五十五回	客商遭劫一包银子 侠少厌惊两个人头	(517)

第一百五十六回	致密意殷勤招嘉宾 慕盛名虔诚拜虎寨	(525)
第一百五十七回	壁上留诗藏头露尾 筵前较技斗角钩心	(531)
第一百五十八回	灯火下合力卫奇珍 黑洞中单身献绝艺	(538)
第一百五十九回	论前知罗汉受揶揄 着先鞭祖师遭戏弄	(544)
第一百六十回	悲劫运幻影凛晶球 斥党争说言严斧钺	(550)

第八十一回

宾朋肆应仗义疏财
湖海飘流浮家泛宅

话说知圆听了青年和尚那种奇异的报告，即起身走到那倒地的青年和尚跟前一看。灯烛之光照得分明，不是死了是甚么呢。知圆不由得躊躇起来，暗想：卜巡抚官居极品，大概他所到之处，必有百神呵护。这弥勒布袋取去，便是他生死的关头，所以百神要保护他的性命，就得是这般显点灵应出来，使我好消灭杀他的念头。不过我今日不杀他，来日他必杀我。象红莲寺这们好的基业，一旦败露了不能再在此地立脚，却教我们到何处更创一个这般稳固的所在呢。他既不肯剃度，难道因取弥勒布袋的人死了，便饶了他放他出去不成。生死原有一定，安知不是这小子应该得急症病死，适逢其会在这时死了。我倒不相信真有神灵如此保护这狗官，我命里若也注定了要死在这时候，就躲也躲不了，我何不亲自动手将布袋提过去。知圆这们一想，立时似乎下了一个决心。才向布袋跟前移了两步，正待弯腰伸手，猛觉得呼的一阵旋风，房中的灯烛，登时齐被吹熄了。有几盏灯竟被风刮倒在地，只吹得知圆毛骨悚然，连忙伸起腰来，左手捏诀，口中念动禁压妖魔鬼怪的真言。这是知圆和尚的看家本领，无论山魃野魅、鬼怪妖精，那怕在百里以外，知圆将这种真言念动，立刻都不能行动，惟有俯首贴耳的听知圆的指挥令。知圆何以有这般本领，毕竟他是如何的来历？前几回连篇累幅的写红莲寺，却没工夫把红莲寺的历史叙述出来。

大概看官们心里总不免有些纳闷，以为光天化日之下，逼近省会之地，怎的会忽然钻出一个这般鬼鬼祟祟的万恶红莲寺来？一定是不肖生活见鬼，青天白日在这里说梦话。看官们不要性急，这是千真万确的一桩故事。诸位不信，不妨找一个湖南唱汉调的老戏子，看是不是有一出火烧红莲寺的戏。这戏在距今三十年前，演的最多，只是没有在白天演的。因为满台火景，必在夜间演来才好看，不过演这出戏，仅演卜巡抚落难，陆小青见鬼，甘联珠、陈继志暗护卜巡抚，与卜巡抚脱难后火烧红莲寺而已。至于

知圆和尚的来历，戏中不曾演出。并且当时看戏的，都只知道知圆的混名“铁头和尚”，少有知道他法号叫“知圆”的。在下却破工夫打听了知圆的一生来历，正好趁这时分写出来。

知圆的俗家姓杨，原籍河南人。他父亲单名一个幻字，二十五岁上就点了武状元，专好结纳海内豪杰之士。论到杨幻的武艺，能大魁天下，自然是了不得的高强。不过他点状元的本领，是他极不得意的工夫。他得意的工夫，为一般会武艺的行家所推崇佩服的，在会试场中都用不着。他最会纵跳和使放暗器。身体魁梧奇伟，无论甚么有眼力的人一眼看去，无不以为他这们高大的身材，必然笨滞不堪。谁知他上起高来，竟比猢猻还加倍轻捷。浑身筋骨，要硬便硬如钢铁，要软便软如丝绵。身材矮小人钻不过去的缝隙，杨幻钻过去倒像绰有馀裕，一点儿也不觉得那缝隙仄狭了。寻常会武艺的人，使放暗器，尽有准头极好百发百中的。然普通只能近放，不能远放。就是有力量能放远的，也只能在那毫无遮拦阻隔的地方打人。若在树林当中，及有窗格阻挡的所在，暗器便发放出去，也不能远，效力是更差了。惟有杨幻的暗器，不拘在甚么地方，只要有一线之路，能看得见心里想打的人，不问上下、左右有多少层障碍，他的暗器能照着那一线之路，直射过去。他正练习暗器的时候，每在墙壁上掏一个茶杯大小的窟窿，点一支线香在墙那边，他立在墙这边，暗器从窟窿中打过去，将香头打灭。后来练习的日子长了，能在黑夜之中，暗器穿过两层墙洞，将点在第三间房里的香头打灭。凡是有人使用的暗器，他无有不会，无有不精。

他祖传的产业，原极豪富，自奉却非常俭约，银钱专用在交游上面。只要是有点儿能耐和声名的人走他家经过，或是专程去拜访他的，他总得奉送些程仪。若有缓急去求他帮助，看需要多少，开出口来，没有不如数奉送的。受他殷勤款待与银钱帮助的人越多，杨幻两个字的声名也越大。那时在江湖上一提起杨状元，不问认识不认识，都得称赞一声“仗义疏财的好汉”。后来杨幻的家产被杨幻没有限制的赠送得精光了，在原籍不能居住。一则因为远处闻名的人，不知道杨幻的处境不如从前，以为永远是一个可扰之东，源源不断的来杨家拜访。杨幻慷慨惯了，一旦没力量帮助人，面上觉得很惭愧。二则因家境既不宽舒，便不能款待朋友。他是生性好友的人，没有朋友在一块儿盘桓，更觉得索居无味。有这两个原因，只得离开

原籍出门访友。这时杨幻的年纪已有了五十多岁，只有一个儿子名从化，年已十六岁了。杨从化得他父亲传授的武艺，虽赶不上他父亲那般高妙，然不但和他一般年龄的人没有能敌得过他的，就是从来在江湖上称好汉的老手看了他的工夫，也都得说一句后生可畏，不敢存与他尝试的心。杨从化才到十岁，他母亲便死了。杨幻也没续弦，也没纳妾。杨幻一带着杨从化出门，原籍地方就没有杨幻的家了，杨幻父子到处游行访友。

这日在陕西境内，坐船经过一处很大的码头，天色已将近黄昏了。船靠码头的时候，杨幻坐在舱里，推开窗门向码头上看热闹。只见离船约一箭远近的岸边，有一个大石岩伸在水里，石岩上巍然矗立着一个和尚：右手撑着一条臂膊粗的禅杖，左手握拳抵在腰间，挺胸昂头，竖起两道浓黑如漆的扫帚眉，睁起两只光如闪电的巨眼，不转眼朝船上看着。杨幻一见面，就不由得吃了一惊。暗想：我自己的身材已是很魁梧的了，这和尚只怕比我还要高大一倍。这和尚的年纪虽也不小，然像这样金刚一般的气概，出门怎用得着撑拐杖。并且看这拐杖的形式，十九是用纯钢打就的，怕不有一百来斤重。看他两眼露出凶光，下死劲钉住在我这船上，难道曾和我有甚仇怨，知道我今日到这里来，特地先在此地等候我吗？

只是我平生并不曾见过这样的和尚，也不曾有开罪和尚的事。我于今也不管他是不是有意来与我为难的，今夜只小心一点儿睡觉便了。杨幻心里这们思想着，两眼懒得与那和尚对望了，移向码头上闲看了一会，再向石岩上看和尚时，已不知在何时走到何处去了。这夜杨幻父子都不敢安然就睡，准备那和尚前来有甚么举动。但是提心吊胆了一夜，直到天明，丝毫动静也没有。

杨幻不由得暗自好笑道：我真是疑心生暗鬼。白耽了一夜的心思，不敢安睡，谁知是偶然遇着。只是这和尚虽不知道我，我既遇见他，倒得上峰去访访他，看他的本领毕竟怎样。这和尚在此地的声名必不小，逆料没有访不着的。杨幻父子所坐的船，是单独雇的，行止可以自由。因为他父子的目的在访友，沿途遇着名人好汉，随处都得流连。这日杨幻吃了早饭，即带着杨从化上岸，专访本地的丛林古寺，却不见有那般模样的和尚。找着地方年老诚实的人打听，也没人知道有这们一个和尚。整整的访了三日，不曾访着，只得罢了。

第四日仍开船向前进发，行了几十里，天色向晚，又到了一个埠头停泊。每次泊船的时候，杨幻照例凭窗向岸上眺望。想不到一举眼，又见那个和尚，仍是与前日一般的眼睁睁向这船上望着，右手还是撑着那肢臂膊粗的黑色禅杖。杨幻心里想道：难道这番也是偶然的遇着吗，我看这秃驴的神情，逆料他对我必不怀好意。我平生虽不曾有事得罪过和尚，只是和尚是凡人做成的，说不定这秃驴在未出家以前，曾与我有甚么事过不去。我当时不留意，相隔的年数多了，他又出了家，改变了装束模样，我见面不认识他，他是存心图报复的，自然能认识我。有一句古话说得好，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他若不是为寻仇报复的，便不应该是这般跟着我，现出这样神气来。我乘他不防备的时候，赏他一袖箭，我宁可错杀了他，不能因姑息之念反为他所算。

主意既定，再看那和尚，正掉头望着后面。杨幻不由得暗喜道：这真是绝好的机会。一点儿不踌躇，右手一起，一枝箭早已如掣电一般的，直向和尚的后脑射去。杨幻自以为一箭射在没蓄发的光头上，至少也得射进去两寸多深，将脑髓射出来。那知道事实完全与理想不对：那箭不偏不倚的射在和尚后脑上，只听得啞的一声，就和碰在钢板上一样，不但没射进去一分、半分，反碰得那箭射回来，足有一两丈远近，落到水里去了。

和尚仿佛吃了一惊似的，一面用左手在袖箭射着的地方搔着，好像表示射着的地方，如被虱子咬着一般的痒。一面掉转脸来，望着杨幻含笑点头。这一来，倒把一个见多识广武艺高强的杨幻，弄得不知待怎么才好。此时船已靠好了码头。那和尚便拖着禅杖，一步一步的向船跟前走来，现出满面的笑容，不似以前那般横眉鼓眼凶不可当的模样了。杨幻这时心里虽甚后悔不该鲁莽动手，然事已到了这一步，吉凶祸福，已来不及计虑了。惟有连忙吩咐杨从化在隔舱蹲着，端整兵器在手，准备和尚一动手，就冷不防的钻出来，帮着厮杀。自己也将应手的兵器，安放在便于携取的地方，装出安闲的样子，走出舱来。

只见和尚已到船头立着，将禅杖倚在身边，双手合十，迎着杨幻笑道：“来者果是杨状元么？贫僧迎候了好几日，只因不知究竟是也不是，不敢冒昧进见。幸蒙赏赐了这一袖箭，贫僧方能断定：若不是杨状元，他人决不能打得贫僧的顽皮这们发痒，真是幸会之至。”这几句话，只说得杨幻的

脸红一阵白一阵。只是看和尚说话的神气甚是诚恳，并没带着讥讽的意味，也不象是前来寻仇报复的，只得也陪着笑脸抱拳说道：“不知大和尚法讳怎么称呼？宝刹在那里？何以知道不才会来此地？”旋说旋让和尚进舱里，分宾主坐定。和尚接着答道：“贫僧法号无垢，这番因云游到陕西，在西安报恩寺雪门师叔那里，听说杨大居士已动身来陕西访友。贫僧久慕大居士的声名，本打算亲到河南拜访，无奈一晌都不得方便。近来正喜有机缘可以成行了，偏巧小徒从河南回来，据说曾到了大居士府上，适逢大居士已离开原籍，出门访友，并无一定的行踪。贫僧听了，惟有自叹缘慳。却想不到一来西安，无意中倒得着了大居士的踪迹，所以特地来河边等候。”

杨幻见无垢和尚说得这般恳切，料知决无恶意。忙起身拱手道：“承大和尚如此厚意殷勤，不才真是又感激又惭愧。大和尚刚才说西安报恩寺的雪门师叔，不知是不是和江南周发廷老爹同门的雪门师傅？”无垢连连点头，笑道：“正是他老人家，居士原来和江南周老爹相熟么？那是贫僧的师伯。”杨幻笑道：“江南周老爹谁不知道，更是不才平生最服膺的老辈。听说周老爹同门兄弟，并雪门师傅只有三人，还有一位田老师，多年隐居不出，外人知道的很少。想必大和尚的尊师，就是他老人家了？”无垢和尚微笑点头道：“贫僧俗姓田，字义周。居士所说的，便是贫僧的俗父，已于五年前去世了。”杨幻喜道：“怪道大和尚有这等惊人的本领，原来是大名家之后。我真是肉眼凡胎，唐突了大和尚，罪该万死。”

无垢和尚摆手说道：“居士不用客气。贫僧虽是出了家，然贫僧的工夫，不是在出家后练的，你我都是同道的人。贫僧因听得小徒说，居士有一位公子，工夫甚是了得，居士带着一路出门，何不请出来给贫僧见见？”杨幻谦逊道：“小孩子顽劣不堪，怎够得上说工夫。”旋说旋向隔舱叫道：“我儿快出来向大和尚请安。”

前舱说话，杨从化在后舱听得分明。连忙放下手中兵器，理了理身上衣服，应声出来，恭恭敬敬的向无垢和尚行礼。无垢慌忙双手拉了起来，两眼在杨从化浑身打量了一遍，不住的点头笑道：“好气宇，好骨格。怪不得小徒再三称赞。”杨幻问道：“令徒是那位？曾见过小子么？”无垢道：“自然是见过的。”说着，拉了杨从化的手问道：“你今年有十六岁了么？”杨从化应是。无垢又问道：“从几岁起练工夫？”杨从化道：“五岁。”无垢叫着“哎

呀”道：“练过十一年了，难得，难得。你也读过书，认识字么？”杨从化道：“书也略读了些，字也略认识一些。”无垢道：“书是从几岁读起的？”杨从化道：“也是五岁。”无垢听了，欢喜得哈哈大笑道：“书也不间断的读了十一年。像这般文武全才的童子，除了你恐怕没有第二个。”杨从化不做声。杨幻在旁谦谢道：“大和尚太夸奖他了，小子今日能遇见大和尚，实可谓之三生有幸，得恳求大和尚玉成他才好。”

说罢，起身对无垢一躬到地。无垢欣然答道：“令郎合该与贫僧有缘。贫僧在十年前虽收了一个徒弟，只是他有他自己的事业，不能随侍左右。多久就存心要物色一个，无如称我心愿的实不容易找着。就是我那小徒，也随处替我留意，因此见了令郎，对贫僧称道不置。”杨从化生性聪明，听得自己父亲求无垢玉成他，无垢已应允了，不待他父亲开口，即双膝往舱板上一跪，捣蒜一般的叩了四个头。无垢很高兴的坐受了，对杨幻说道：“贫僧近年募化十方，已在湖南长沙、浏阳交界之处，买了些田地。那地方原有一所古寺叫红莲寺，规模不大，地形却甚好。贫僧已从四川、陕西两省，雇了二三十名很工巧的泥木匠，到湖南重新盖造起来，此刻已造成一所大寺院了。那地方最好修炼。令郎既拜给贫僧做徒弟，就得跟随贫僧到红莲寺去。不过出家不出家，倒可听凭尊便，那是不能勉强的。”不知杨幻如何回答？且待第八十二回再说。

第八十二回

述根由大禅师收徒
隐姓氏张义士访友

话说杨幻听了无垢的话，笑道：“师傅知道我父子此刻虽不曾出家，却已没有家了么？十年前，我父子在河南原籍不但有家，并是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大家。自己家里的眷属奴仆不在内，就只每日在我家盘桓的亲戚朋友，至少也有四五十人，这还不是热热闹闹的大家吗？谁知敝内去世后，家政经理无人，家业便一年不如一年的凋零小来。渐渐供给不起亲友，亲友也渐渐的疏远不大上门了，更渐渐蓄不起奴仆，奴仆也就一个一个的换